



立夏

◎郝建荣

七十年代的风
掀开童年泛黄的扉页
那时懵懂的我
还读不懂立夏的含义

只记得母亲总在那一天
从墙角一只黑灰色洋坛罐子里
摸出几只鸭蛋 几只鹅蛋
蒸腾的热气里氲氲着岁月温香
母亲把煮熟的那些宝贝
放进那只褪色的黄书包
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用实心的那

一头
可年少莽撞的我
年年让自己失望 让母亲失望
我总是把遗憾的碎片
散落在黄书包中课本的文字之间

所幸 父亲的大秤
早已悬挂在老家门口的大银杏树
那根比我小腿还粗的
枝丫上
我跳进父亲用麻绳吊着的箩筐中
像是父亲收获的一颗饱满的果实

当秤杆斜斜伸向天空的时候
父亲眼睛发亮 嘴角上扬

年年立夏 今又立夏
风掠过记忆的麦田
捎来童年的呢喃
有立夏这个由头
我若不执笔书写岁月的诗行
若不将立夏记忆凝成思念的文字
我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更对不起在墓碑上微笑的父亲
母亲

黄金水道

◎彭常青

紫琅诗会

邂逅古镇

◎陈克勤

青石板
结着老街的纽扣
古巷 在斜阳里解开衣襟
一尾鱼街走橹声时
龙游河正用血脉丈量千年体温

我们踩着砖缝里唐宋的呓语
静听潮声
漫过世纪的掌纹
你指给我看血色石磨
转动的年轮中

那些未曾说尽
恰似久别重逢的黄昏
而相逢的涟漪已悄然洒开
却把烟波叠几层

余华的笔力

◎沈伯文

近些时日,越来越觉得读书是件有趣的事情,而这有趣又难用一两句话言明。再读余华,被他的笔力折服,佩服他的叙事能力,信服他小说结构的巧妙布局,诚服他天马行空的故事起承转合。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呼喊》有90.3万字,让我晨起不厌、挑灯不倦,一口气读完不觉乏味。

余华的笔力了得,我肤浅认知有三:一是语言的力量。老道与简洁相辅相成,小说写作风格直白。通常所说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余华驾驭得天马行空。《活着》中福贵他爹摔死了,用了两个字“熟了”表述得清楚明了;《在细雨中呼喊》也用了“你奶奶熟了”,一读而不忘。再如《活着》里说:赌债也是债,要债的也是客。他又写道:一个家庭由小变大几代人,由大变小一瞬间……这些语言既直白又含哲理。凡在世間能被称为好书的,无外乎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把人世间的酸甜苦辣通过不同人物再现出来,让事实说话,把人物语言写得生动活泼。说故事、谈人性的过程便是一个作家文化功底的体现。生动来自生活积淀,形象来自驾驭文字的功底。余华小说通篇包含着幽默、趣味、矜持、揶揄、调侃。穷尽不

同的手法,透过不同的视角去打捞人性的生旦净末丑,进而达到充分体现鲜活世界的人性光辉。福贵、龙二、家珍、宋钢、李光头、许三观、许玉兰、何小勇、孙广才、罗老头……都是余华笔下的小人物,但个个栩栩如生、个性飞扬,读后久久不忘他们的言行举止。由此让我领悟余华笔力的非凡和扎实的文学功底。

二是余华笔力的着墨点体现在大量的比喻手法上,使复杂变成简单形象,把深刻变得直白易懂。他能把一件事的根由底细通俗化、一个人的苦愁艰难形象化、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史实化,从而使作品告别枯燥乏味,达到生机勃勃的效果。他在《活着》里写道:家珍身上一块肉都没有了,扶着她就像扶着一捆柴火似的……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一口将杯子中的酒喝了下去,他觉得浑身热了起来,就像有人在他胃里划了一根火柴似的……在《兄弟》里写道:林红的父母捧着苹果出来了,他们叫住李光头,如同向敌人扔手榴弹一样,把苹果向李光头身上砸去……余华写作惯用比喻技巧,使小说产生感染力,增强可读性。能巧用比喻必须拥有文字功底和形象思维能力,显然他大量使用比喻做得娴熟而老道。更让我诚服的是,他能用简单而浅显

的语言来说清楚特别复杂的事情,你若掩卷细究,这简单与浅显背后却隐藏着深刻与哲理。

三是余华作品能在平凡中显出不平凡,在底层社会变迁中体现大时代的滚滚潮流。余华娓娓道来的几个普通家庭前后不足二百年历史,但经历了新旧时代变革,这变革给家庭和每个人的命运带来巨大的变故。叙说场景多在家庭、工厂、田间、街道、农作物、衣食住行间再现与重构,但主体人物原型却随时代发展产生了巨大变化,就是在这变化的人性和社会转型中,使小说充满了奇妙的引力,阅读中能对小说中的人物产生悲悯,这便体现了作家的写作立场。

此外,余华应该是这个时代诚实的记录者。他的笔力在大气与旷达间得到充分体现,他的写作方式、语言风格似乎达到了对悲苦的省略。几十年的写作生涯都全身心地沉浸到穷苦大众的心灵世界里,体现了他的责任与良知,道德与勇气。

合上他的皇皇巨著回到现实生活,我们何尝不是默默忍受着难忍受的残酷?如此反复的阅读体验似乎让我们的灵魂又钻进书中,成了某个人物的化身。阅尽人间万千气象,原来我亦在其中。

灯下漫笔

与一棵树说话

◎王海波

玉兰

院内那棵树生得倔强,半面枯槁如铁,半面挣扎出几簇新绿。东侧的枝丫早已风干成青铜色的标本,西侧细枝上挂着三两片不肯坠地的叶子,在风里簌簌地抖着。写作久坐或晨昏无聊,我便来树下站成一截会说话的树桩,把那些发酵了一夜的心里话慢慢说给树皮上的裂纹听。旁人见了大约以为我是个疯子,然而在这世上,能真正听人说话的,除了树以外,还有什么?

树不应答,枯枝在风中微微颤动。我习惯在院内转转,对着树自言自语,倾听内心的声音。耳边时而传来归鸟的鸣叫,它们成群结队,匆匆掠过天际,朝着家的方向飞去。但每当我说话,就有黄叶打着旋落在我脚边,那些新抽的嫩枝便会在夕照里轻轻摇晃。我们之间有神秘而不宣的默契,它用斑驳的日影在我肩头绣花,我替它数清每道年轮里藏着的寂寞。

这棵树定是懂我的。它周围的同伴早被砍去,做了谁家的家具、地板,或是烧成了一把灰。偏它生得歪斜,木匠看不上,逃过斧钺,犹如被命运随手扔在墙角的一枚残棋。我们这两个不合时宜的造物,在钢筋森林里意外获得了相视而笑的资格。

暮春某日,树影渐渐洇成宣纸上的墨渍。我发现树干上凝着琥珀色的泪珠,好几个穿恐龙卫衣的孩童用美工刀在树皮上刻下了歪斜的岁月。我颤抖着抚摸那些新鲜的伤口,树脂沾在指尖,竟比我的眼窝还要湿润。这疼痛让我欣喜若狂,疼就好,疼就证明还活着。原来我们连溃烂的方式都如此相似。它的蛀虫与我的三高、它的落叶与我的脱发,都在证明着某种顽强的存在。

我突然看清,那嶙峋的枝丫早已长进我的脊椎,每道裂纹都对应着我掌心的沟壑。我们相对而立,仿佛两个被时光浸泡得发皱的标点符号,固执地停留在无人诵读的段落里。

其实我看树,不过是看自己的影子罢了。

风起了,一片叶子飘进我空荡荡的衣领,带着阳光晒透的暖意。这让我想起年轻时在工厂上班,有个姑娘总把红枫树叶夹在信笺里寄给我,那个姑娘寄了好长时间,后来就不再寄了。如今,我们都成了能前行的光阴指针,在各自的孤岛上用不同的方式数着潮汐。

想想这世上,谁不是一棵孤独树呢?

人这一生就是一条静谧的长河,无声无息地流淌,裹挟着风尘的碎片,悄然漫过生命的堤岸,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到了我们这年纪,也没太多心事,即便有什么也不足为外人道。有时想,树或许比人更懂得存在的意义。它无言无语,却将岁月刻进年轮;它不争不抢,把根须深扎黑暗,只为触摸更远的天空。风来,它便摇曳;雨落,它便承接;烈日灼烧,它便投下荫凉。它不抗拒凋零,也不炫耀新生,默默地见证四季更迭、生死轮回。而我们呢?总是急于表达,却又害怕被看穿,渴望被理解,偏又筑起高墙。树不躲避风雨,因为风雨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可人始终在躲闪,躲闪衰老,躲闪孤寂,躲闪那些终将到来的告别。可树知道,腐朽的枝干终会化作春泥,而新芽总会在某个无人注目的清晨悄然萌发。真正的智慧不是对抗流逝,而是像树一样,在静谧中学会接纳,接纳伤痕,接纳失去,甚至接纳自己的微不足道,在流年的旷野里站成一种永恒的姿态。